



[修订本]

子

熟了麦子

那一年 兰州一带的新麦
熟了

在水面上 混了三十多年的父亲
回家来

坐着羊皮筏子
回家来了

有人背着粮食
夜里推门进来

油灯下
认清是三叔

老哥俩
一宵无言

只有水烟锅 咕噜咕噜

谁的心思也是 半尺厚的黄土
熟了麦子呀！



一个诗人，他超越了时间、甚至超越了空间，所以他永存！

燎原◎著

评

时代文艺出版社

传

[修订本]

海子评传

燎原◎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海子评传 (修订本) / 燎原 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5. 12

ISBN 7 - 5387 - 2065 - 0

I. 海... II. 燎... III. 海子—评传
IV. K 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5769 号

海子评传 (修订本)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 - 5638648 发行科: 0431 - 5677782
网 址	www. shidaichina. com
印 刷	长春新华印刷厂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660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修订本前言

2000年初，我曾在《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附记的结尾写到：“也许，海子诗歌的价值还将显示这样的可能，如果这部《海子评传》将在光阴的流逝中失重，那么，当会有其他人书写的、更为结实的版本问世。”果然，在这部书于2001年出版的三四年之后，又相继有两本关于海子生平传略的通俗性读本出现。其中之一，是在海子生平的框架上，一种小说笔法的演绎。

这无疑说明了海子诗歌的召唤力，但尚还不能表明，《海子评传》已经“在光阴的流逝中失重”。其实这两部海子传略中的一些书写线索，就是来自《海子评传》中既有的路径和考证。而就在2005年8月底，我接到了海子的小弟查训成的电话，说他在合肥开了一个书屋，打算把《海子评传》作为“主打产品”，希望我能帮他进一批书。而据我所知，此书早已没有了库存。于是，便向他推荐了上述两本书。查训成说这两本书他和家人都看过，但他愿意经营的，还是这本《海子评传》。

果真是“书有自己的命运”，20多天后的9月中旬，时代文艺出版社突然打来电话，希望能重新出版这部《海子评传》。我想，这无疑是源自出版社的角度上，对于这部书专业性的市场判断和预期。没错，就在几天前，我还偶然在网上看到出访国外的西川等诗人，与数位海外诗人通过网络，同国内诗作者的一场对话。其中一位提给“西川老师”的问题是：哪里能买到《海子评传》。

而此时，这部《海子评传·修订本》的修订工作已经开始。

此书原版本共 26 万字，这次经过压缩和增补后约 21 万字。压缩掉的，基本上是萦绕在原版主干上的枝蔓性信息；增补的，则是有关海子本人的主干信息。譬如修订本第九章第二节《桃花的幻象与七份遗书》中，对海子另外四份遗书的增补，以及与之相关的纵深资料——这实际上包含了海子当年自杀时的详尽信息。因着当事人当时的顾虑，这一内容，是在原版本的写作中既已涉及，却又无法获得的。只是在该人士看到已出版的《海子评传》，对书中的表述产生了认同感后，才提供了这些资料。书中其他资料的增补，大多都是基于类似的信息反馈。我想，这应是对历史真相更确切的还原。

这一切，都使这部书进一步地走向结实和准确——这正是我心目中评传类作品最重要的品质；也是我正在写作中的《昌耀评传》所遵循的准则。是的，它不但应给出传主生命世界的纵深风景，还应是研究者们可信赖的援引考证依据。

2005 年 10 月 7 日 凌晨·威海

序 言

西 川

海子并不需要一部《海子传》或《海子评传》，他的生命已经转化为他的诗歌，他因他的诗歌而长存于我们的记忆。是我们需要一部海子的传记，以便使我们自己确信我们就在他的身边。曾有人建议我来写一本海子传，但我自认为不是海子合格的传记作者：最明显的事实是，对于海子，我无法做到客观，这意味着我可能会无限夸大我能够理解的海子的部分，而忽略了我不能够理解的海子的部分。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也接触过几位自告奋勇要为海子立传的人，但我不得不说他们并不适合从事这项工作：他们有一种通病，即关心自己胜过关心海子；他们错把海子当成了他们自我幻觉的载体。作为海子诗歌的读者他们或许合格，但作为海子传记的作者他们由于缺乏对于传主的识见而存在致命的问题。更有甚者，个别人甚至因为自己有了为海子作传的念头或打算，便觉得对我拥有了某种权力，这令我反感乃至厌恶。1997年4月，曾有一位长沙的小姐因欲作海子传而要求与我见面，但她又在信中事先警告我：“你我不妨先各自做好话不投机的准备，老实话总是不大好听。”我不知她为什么觉得对一个她从未见过的人有说这种话的资格，也不知她有什么“不大好听”的实话要对我说。我自知没有权力代海子选择其传记作者，但我有权力选择是否要与某位海子的准传记作者合作。我对只想为自己的冲动、狂想、开悟、心得作传而并不真想为海子作传的人根本毫无兴趣。既然海子是我的朋友，那么在我这里，海子就决不可以被冒充。所以对于那位长沙小姐，我干脆回信说：

“我们不必见面。”

海子是一团火、一颗星，但仅只了解这一点并不能写成一本有关海子的书。像为任何人作传一样，为海子作传的人也必须做大量脚踏实地的工作，包括阅读那些构成海子精神背景的书籍，对现成的材料进行细致的比较和分析，寻找并发现线索，对一些当事人进行采访，甚至进行必要的实地考察，一句话，这其中有一部分属于十足的学术工作，不是个人冲动、气功幻觉或自我期许所能够代替的。也许海子是一个拒绝分析的人，但海子的传记作者可能不得不违逆海子对分析的抗拒。惟其如此，海子才能脱离那种常见的囫圇吞枣式的颂赞而对真正的研究者构成考验。然而，在海子的研究者中囫圇吞枣式的颂赞比比皆是，例如他们可以在对《罗摩衍那》、《奥义书》、《摩奴法典》等为海子所迷恋的印度古代圣典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称扬海子从古印度文化中获得了伟大的滋养。据我对印度文化的了解，海子显然并未接受印度人的相对精神和时间观念（否则他不会进入死亡加速度的语言程序），他诗歌中的杀伐幻象也与印度人的杀伐幻象貌合神离（印度人的杀伐幻象不是焦虑和绝望的产物）。但看来一个真正的印度对于海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海子需要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印度，他需要这样一个印度向他投掷宝石和雷霆。海子有一种高强的文化转化能力，他能够随时将自己推向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的远方，与此同时他又能够将这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的远方内化为他生命本质的一部分。当他说“这就是独眼巨人的桃花时节”时，我们不会联想到希腊神话，我们觉得这里的“独眼巨人”简直就是昌平或查湾村里的一个怪物。那么，海子的研究者们应当怎样把握海子的文化转化能力呢？

我对那些读过几首中外诗歌、知道几段文人轶事、能够生搬硬套几个学术术语的所谓文学研究者嗤之以鼻。我尤其不能容忍他们将海子与西尔维亚·普拉斯、朱湘等人拉扯在一起。普拉斯、朱湘、海子都选择了自杀，就像鲁迅、沈从文、罗伯特·洛威尔都选择了活着。这后三位选择了活着的人有什么一致之处呢？所以海子之死并不需要从普拉斯之死或朱湘之死获得意义。海子是自足的，有能力的研究者自然懂得尊重海子的自足性。至于说到普拉斯，她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但与海子无关；而朱湘，只是一个有怪癖有形式感却缺乏创造力的人，海子强他一万倍。

很显然，拿海子与其他人进行简单的类比称不上严肃的研究工作。由于某些所谓的研究者在精神上达不到研究海子所需要的强度，在视野上不

能接近海子的广度，在直觉上平庸之极，因而他们非但没能给海子一个准确的定位，反倒进一步暴露出即使对他们用以定位海子的人物他们也缺乏了解。海子生前曾写过一篇短文《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于是每一位讨论海子的人便都会按照这一路标找到荷尔德林。本来他们应在荷尔德林面前多少有些茫然无措，但他们恰好读到了海德格尔论荷尔德林的文章，于是他们便以请荷尔德林的名义请来了他们更加一知半解的海德格尔。不管海子如何是一位行动的诗人，他都被海德格尔现成的“思”的夹子所捕获。海子的研究者们觉得这一下为海子找到了一处安全的小屋，没想到海子转眼之间便在墙上掏出个洞，溜向了有篝火的地方。到头来海子还是海子，海德格尔还是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还是荷尔德林。

我不否认海子与荷尔德林有一些重要的相似处，所以我在阅读斯蒂芬·茨威格《与魔鬼做斗争》一书中有关荷尔德林的章节时想到了海子：

回归和向上是他心灵追求的惟一方向，他从不渴望进入生活，只想超越生活。他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任何与世界的联系，即使是在斗争的意义上。

因此我把他的伤感称为一种莫名的陌生感，一个在天堂外迷路的天使所具有的悲伤。

荷尔德林恰恰不是根据重力、色彩，这些具体化的手段来选择语言，而是根据飞翔力、离心力这些抽象化的载体，这些载体将诗人从低等世界载入了高等世界，载入了激情的神性世界中。

我在此只是有选择地摘引了几段茨威格有关荷尔德林的并不算十分精彩的文字（出于种种考虑，我把茨威格那些更精彩的文字留给读者自己去寻找，去阅读。此外我还想再次提醒读者，任何人对荷尔德林的任何评述都不应代替我们对海子本人的深入阅读），但仅从这几段文字中，我们已能看出一个好传记作家、研究者对于传主所做出的直取本心的努力。

所以，当我读到下述论及海子的文字时我无法不为之心动：

一个诡谲的野孩子突然发傻般一念如电的心灵悸动，使我们由庞杂的文化沉积和最基本的生命天性组合的复杂的情感经验，被这旁门斜出的一念之电打个正着，竟也因此而“无端地想哭”！

正是这种不外溢的“羞涩与温柔”，截高了他内心的情绪水位，并调转了其方向，使他将其完全用之于诗歌的创造。

海子……一直向西，开始了途经古巴比伦、阿拉伯、耶路撒冷、古希腊，最后直到古埃及的飞行。如果我们把埃及的金字塔比做一部隐形的天梯，海子的飞行器则到此拉起闸杆垂直遁入太阳。

这些虽未将海子带入考辨但却对他做出了准确描述的、充满灵动的文字出自燎原的《海子评传》。燎原的文字我以前读到的不多，但他写于1989年11月的有关海子与骆一禾的文章《孪生的麦地之子》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篇文章帮助许多有劲没处使的血性青年抓住了海子诗歌中的“麦子”意象，并由此在他们自己的诗歌里大面积地种下麦子。通过那篇文章，燎原表明他对海子有一种血亲般的理解，或者说他以自己的精神呼应了海子的精神。他直入生命的写作方式推开了辽阔的理论定说，使得他居然能在只读到海子的《土地》和那些被收入《海子、骆一禾作品集》的有限作品的情况下，对海子做出准确的判断（附带说一句，南京出版社1991年版《海子、骆一禾作品集》的编者周俊、张维从未获得过海子、骆一禾作品的授权。该书所收海子、骆一禾的作品多有讹误）。

我们可以把燎原的《孪生的麦地之子》一文视做这部《海子评传》的前奏。经过对海子全部诗歌的反复阅读和研究，经过对有关当事人多方寻查和采访，燎原写成这部充满激情和力量的《海子评传》，其本身便是一部行动之诗。这是一部有意义的传记，半是招魂，半是考辨。它邀请我们浴火，它邀请我们经历奇迹；它将海子那幻象汹涌、实体毕现，有时嘭啪作响，有时杳渺寂阔，同时又火光飞溅、速度骇人的广大世界推展于我们面前。不仅如此，在这部评传中，燎原还将海子置诸一部有待重新发现、有待重新认识的诗歌知识谱系，使我们得以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重新品读海子独异的写作。依然是不仅如此，在这部评传中，燎原还将海子置诸中国

20世纪80年代特殊的时代写作环境当中，寄托了我们对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亢奋的诗歌创造以及那个时代行色匆匆的种种人物的持久怀想。

在这部评传的写作过程中，燎原曾多次与我通电话并曾就一些问题与我面谈。我之所以特别提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我由此了解到他的责任感和耐心。他给多少人打过电话、与多少人作过交谈以便核证事实与材料我不知道，但通过他的工作，一些有关海子的情况得到了澄清。例如，我曾以为海子在生命晚期反复写到太平洋，是其将幻象挥霍到极限所致，是其生命解体的征兆；但燎原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解释，令我恍然大悟：太平洋之所以涌入海子的诗歌与他所念念不忘的B渡海跨洋远赴异国有关。这个形而下的信息加深了我对海子绝望感受的理解，它也再一次印证了许多诗人、作家、思想者指出过的一件事：任何绝望都是渊源有自，任何想象、幻象都不仅仅出自形而上学。当然，我对燎原有关海子诗歌与生平的个别结论并非没有保留：在本书第八章第一节中，燎原认为海子那些写到西方古今诗人、作家、哲学家（萨福、荷尔德林、梭罗、波德莱尔、托尔斯泰、卡夫卡、马克思、维特根斯坦、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等等）的零散短诗，都应像《献给韩波：诗歌的烈士》、《水抱屈原》和《但丁来到此时此地》一样被归入《太阳·语言》一部，否则“它们在海子的短诗中显然太突兀，缺乏一种对中心事件或背景的依傍”，但我宁愿相信那些零散短诗与《太阳·语言》无关。那些诗多数是随手写下的，有太大的随意性，并不具备进入《太阳·语言》的建构性。我相信诗歌写作中的偶然现象，在海子身上，就尤其如此。当然我并不想将我的这一看法强加于燎原和读者。

阅读这部《海子评传》，我心中涌起阵阵亲切、伤感和落寞。那个精干的小个子：大眼睛，戴眼镜，两腮胡子纷乱——他没有死去，正如他曾在梦中向我否定的那样。关注海子的人们通常了解海子与骆一禾晚期诗歌的内在关联，但是他们不太了解在海子和我本人诗歌写作的初期有过相互模仿的阶段。我们曾经共同油印过一册诗集《麦地之瓮》。燎原在本书中提到海子的一行诗：“秋雷隐隐，圣火燎烈”。他问道：“‘燎烈’一词又何来？”“海子决不认为自己有必要去遵循什么语法规则，讲什么逻辑道理……”但是，这句“圣火燎烈”却是海子从我的《雨季》当中借用去的。即使到海子诗歌创作的晚期，即使我们各自的写作方向已有所不同，我们依然关注对方的写作。在海子的《太阳·弑》中有一段《摘棉花谣》，那是我提供给他的（海子原想为这部诗剧取名《弑君》，骆一禾建议他去掉了“君”字）。提及这些往

事，我不是想自高自卖，而是一种温暖自然来到了我的笔端。我们有一些公开的不同，更有一些秘密的相同，那便是我们友谊的基础。往事如歌，昔人不再，不再有这样的朋友，不再有这样的兄弟。我想起有一个夜晚，在昌平，他喝醉了酒，冲我嚷道：“放开！放开！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要热爱胡作非为！”在他死后这些年里，每当我的创作走进死胡同，他那野小子的声音便响起在我的耳畔。

2000年2月4日

目 录

修订本前言 / 001

序言 西川 / 003

第一章 春天，十个海子 / 001

第二章 “风吹在海子的村庄” / 010

- 1 查湾：落日中的山岗 / 010
- 2 你的母亲是樱桃，我的母亲是血泪 / 019
- 3 形形色色的造访者 / 031
- 4 西川：安抚了逝者魂灵的《海子诗全编》 / 038
- 5 高河中学 / 041

第三章 北京：大学时代 / 045

- 1 三位安徽现代文人的背影 / 045
- 2 在古典哲学的黑暗王国 / 047
- 3 浩瀚夜空中的先秦星相 / 050
- 4 骆一禾：朝霞派遣的使者 / 054

第四章 烈日烤红的北方平原 / 064

- 1 《河流》：从水中划上北方陆岸 / 064
- 2 《传说》：北方心头难受的火啊 / 068
- 3 泅泳在《但是水，水》中的玄武 / 073
- 4 家园洪水中的龟王 / 080

第五章 雨水中的草原与麦地 / 087

- 1 追随：高原腹地的三幅风景 / 087

- 2 欢乐顽劣的先锋少年 / 093
- 3 学院派的技术主义时代与王 / 100
- 4 麦地：刀子割下的良心 / 107
- 5 诗坛上尴尬的“傻弟弟” / 117

第六章 在昌平的孤独 / 121

- 1 昌平：没有回声的寂寞 / 121
- 2 B·阳光灿烂的初恋 / 125
- 3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 / 129
- 4 S·“对我有无限的赠予” / 139

第七章 大地上的放逐 / 147

- 1 南方冬雨中的浪子叶赛宁 / 147
- 2 江湖水暖的四川之旅 / 156
- 3 A 与 P：妹妹和姐姐 / 164
- 4 在西藏：今夜拉萨河没有女神 / 166
- 5 “神的故乡鹰在言语” / 175

第八章 《七部书》：焚身于太阳的幻象 / 184

- 1 《太阳七部书》的缘起 / 184
- 2 《七部书》概要 / 190
- 3 《七部书》核心的太阳 / 200
- 4 诗学文论：《七部书》之外的第八部 / 219

第九章 形而上死 / 229

- 1 几个相关的事件 / 229
- 2 桃花的幻象和七份遗书 / 234
- 3 “适时而纯洁的死亡” / 245

第十章 后缀：一个备注 / 255

附记 / 259

第一章 春天，十个海子

又一个春天了。春天大约从来都是不平静的。在 20 世纪这最后一个春天，一个骄纵的帝国军事集团的战机和导弹分别从美洲和欧洲不同方向的天空围拢，把上万吨的火药倾泻在巴尔干半岛另外一个国土上；倾泻在城市的公路与桥梁，也倾泻在大地上逃难的拖拉机、驮骡、毛驴、儿童、妇女和鲜花与绿色的原野。一片又一片罪恶的火海中，从大地上炸起的泥土如黑色的鸟群发出痛楚的尖啸……这是开始于 1999 年 3 月 24 日人类正在

眺望 21 世纪曙光之时的大轰炸，也是人类以他天真的乐观主义早已热情预言、并急于拥抱的新世纪幸福的曙光。

但是，“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

当不长记性的人类把某个人对于这一世界的自动退场视做不可思议的行为，并在历经诸如此类这种种暴虐、下流的罪行后仍一再描述“活着”的美好时，诗人则对此表示了根深蒂固的疑惑：是的，你所说的曙光是什



海 子

么意思？“究竟”是什么意思？

1989年3月14日凌晨，诗人海子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以貌似的面颓、茫然，于《春天，十个海子》一诗的末尾发出了这一尖锐的质疑。3月25日，他从自己所执教的中国政法大学失踪，当人们于3月26日再次找到他时，他已在山海关的一条铁轨上，与这个世界的卑污一刀两断。这一生命的隐遁是如此突兀、诡谲，仿佛是被上帝突然收回。而年仅25岁的他，则一定是从已经滚滚逝去的和即将滔滔扑来的世纪，看到和听到了我们不能觉知到的什么。十年后的3月24日，当这个世界邪恶、残暴的周期性病毒以一个帝国军事集团毁灭性的轰炸再次发作时，正是他在那个春季离去的前两天。

现在，海子已得安歇。

这个创造了中国新诗奇迹的少年；这个从安徽故乡的雨水和村庄起步，从南方的水泽、河流、庄子、屈原、民间谣曲起步，走向干旱的北方、走向北方草地和青藏高原，又从精神文化上走向印度、波斯、希腊和埃及等人类文明的源头，从埃及的金字塔登顶，直抵太阳的诗歌“王子”；这个在不到六年的时间中创作了包括诗剧、诗体小说在内的10部长诗，250多首短诗，以及诗歌文论和其他类别文字的诗人——现在安歇了。他的骨灰静寂在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大革组村庄北面丘陵上一片黑松林掩映的坟头里。在春天四周疯长的植物和喧嚣的色彩中，显得略微有些寂寞。

这是1999年4月春天的一个下午。那时，我与诗人的父亲查振全、安庆诗人李凯霆以及他的两个学生一共五人，站立在诗人略显寂寞的坟地上。

而坟墓内的海子大约并不会感到寂寞，他正在收获着他预料中的一切——一个天才少年诗人以他诡谲的离去留给这世界持久的响动、追念和猜测。

信息不断传来。在海子逝去十周年的这个春天，信息正以超常的密度不断传来。

首先是在海子的家中见到由诗人西川从北京寄来的《不死的海子》一书。这是赶在海子十周年祭日出版的一部有关海子的纪念文集。文集收录了中国当代一批活跃的中青年诗人、学者、教授以及海子生前的友人近十年来陆续刊发在国内各大报刊上的回忆、研究和深度文本解读文章。而这

部设计装帧典雅庄重的文集之用大 32 开本和铜版纸印刷,即便是出于商业意义上的考虑,也已疑是基于对海子诗歌声誉及其市场召唤力的判断。

也是在 3 月 26 日这一天,秦皇岛市文联在山海关海子十年前殒命的现场,组织了诗歌朗诵会和敬献花圈等怀念活动。

而 4 月 28 日的《中华读书报》则以《中国当代诗坛何时走出海子神话》为题,为我们提供了如下一些信息:

首先是由清华大学中文系著名学者蓝棣之倡议,清华文学社于 3 月 30 日晚在该校举办了一次“海子诗歌朗诵会”。据该消息称:每年 3 月 26 日海子的忌辰,北京大学都要举办名为“未名湖诗会”的活动,而此次清华大学接踵其后的朗诵会,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海子在当代诗歌爱好者心目中的位置。朗诵会上,一位清华女生写给海子的一首献诗及其声泪俱下的朗诵,足以让人相信海子诗歌在文学青年心目中的位置是何等神圣。而北大一位知名的青年女诗人则毫不讳言地宣称,海子是她惟一欣赏的诗人。从消息看,这次活动中诸多的诗界名家和资深评论家的参与,表明了海子不只在文学青年的层面,他的诗歌更作为一个具有巨大原创性的特殊标本,为中国文学史提供了一个可供不断深入延展的精神与文本空间。

其次是《中国图书商报》的《书评周刊》辟出一个专版,刊发了关于海子及其诗歌的评论文章。

在海子去世十周年的这个春天,有关他的信息不断传来——

1999 年 4 月 9 日和 10 日,在海子大学时代的母校北京大学——这个赋予了海子以精神火焰和飞翔翅膀的中国最高学府,学校师生们以最为激动人心的方式,把十年来对于海子持续的纪念推向一个高潮——海子生前创作的三幕三十场诗剧《太阳·弑》,终于由北大剧社的师生们搬上舞台,在北大办公楼礼堂进行了为期两天两场的演出。据一位幕后参与者介绍,这是一次经过精心准备的演出,整个演出从演员到导演编排、服饰道具,全部由剧社师生承担。演出期间盛况空前,有上下两层坐席的礼堂大厅座无虚席。从莫斯科留学归来的导演艺术家、曾执导过萨特名剧《死无葬身之地》的导演查明哲博士观看完演出后的第一句话便是:没想到会这么好。

之所以将这个演出称之为激动人心的方式,首先是因为诗剧本身的激动人心,而查明哲博士的“没想到这么好”,除了导演角度上的技术效果感受外,想必更包括了强烈的精神震撼的感受。

《太阳·弑》是海子生前在精神艺术上开始朝着太阳的终极飞翔所创作

的·《太阳七部书》中之一部。海子生前关系最密切的友人，与海子有着相同精神轨迹，海子诗歌天才的发现者、激赏者和权威的解释者骆一禾，在1989年5月这样向世人描述了这部当时还未公诸于世的作品——

“《弑》是一部仪式剧或命运悲剧文体的成品，舞台是全部血红的空间，间或楔入漆黑的空间，宛如生命四周的秘穴。在这个空间里活动的人物恍如幻象置身于血海内部，对话中不时响起鼓、法号和震荡器的雷鸣。这个空间的精神压力具有恐怖的效果，本世纪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阿贝尔·加缪，使用过全黑色剧场设计，从色调上说，血红比黑更黑暗，因为它处于压力和爆炸力的临界点上。然而，海子在这等压力中写下的人物道白却有着猛烈奔驰的速度。这种危险的速度，也是太阳神之子的诗歌中的特征。”（见骆一禾《海子生涯》）

从这段同样是超大密度并充满爆炸危险感的文字描述中，我们不难以直感体会到，海子在通过这部诗剧的最终冲刺中，其精神生命由黑暗大地上的卷地风暴向着中心的强力集合，然后扶摇冲顶，在与大气层大气密粒经过反复地上下冲撞，最终破壳而出，亘贯为赤道的那种粗莽、辉煌的生命暴力的奇观。

《弑》是《太阳七部书》中惟一可舞台化的一部作品。从相关的信息看，海子生前非常看重自己的这部作品，而把它搬上舞台则是海子曾为之努力却最终未能实现的一桩心事。海子生前的另一位友人，在昌平的孤独中他惟一的艺术交谈对象，默默关注着海子的创作并给予海子以生活和友情慰藉的青年散文作家苇岸，在怀念海子的几篇文章中曾分别做出这样的记述：“你向我讲起你新近的诗剧，你为无处上演它们悲叹惋惜。”（见《海子死了》）“一禾称海子为‘赤子’。这是一个真诚的、献身诗歌的赤子。海子曾计划出资一千元，自费请一个学院剧团上演他的一部诗剧。他的这一心愿，未能实现。”（见《怀念海子》）从时间上推算，这应是发生在1988年的事情。对这一时期海子这个工资微薄，整个收入不但要贴补老家父母和弟弟们的生产农资化肥和读书费用，还要用来打印自己的作品，经常出门远足的青年教师来说，可以想象，一千元资金该是抵押了他怎样的一种决心和对于自己这部作品的愿望。

然而，他的这一愿望至死未能实现。不知这给一直处在窘迫生存中的他留下了多少遗憾和痛楚。就《弑》这一诗剧中巴比伦王、疯子头人、吉卜赛……等等数十位中古时代魔幻型的人物构成；太阳神庙和沙漠废墟的